- 当代阅读经典
- 490位中外著名作家联袂奉献
- 650篇中外美文精品集中展现

名家美文欣赏

影响当代中国人的

贾平凹 主编

精选35位名家的50篇美文、小品、读书心得以及理论、评论作品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当代阅读经典
现代汉语经典

美文欣赏

影响当代中国人的名家美文欣赏

贾平凹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当代阅读经典／贾平凹主编.—北京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4.5
ISBN 7-80153-882-X
Ⅰ.当… Ⅱ.贾… Ⅲ.散文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.1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035800号

书　　名：当代阅读经典
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一名家美文欣赏

主　　编：贾平凹
责任编辑：紫　藤
装帧设计：百川空间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（北京金台西路2号　邮政编码：100733）
发行热线：65369529　65369527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：北京市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　　本：787mm × 960mm　1/16
字　　数：1500千字
印　　张：125
印　　数：5000册
印　　次：2005年7月第1版　第2次印刷

书　　号：ISBN 7-80153-882-X/I·079
全套定价：140.00元（本册28.00元）

序

世上的事都是对应着发展的，说过了兴旺繁荣，还要说去粗取精。如今的人口多得计划不住，大街上排队，火车里超载，于是人事部门就四下里忙着去挖掘人才。人才是天生的，是精英，却是沙里的金子，要淘，要洗，要天工开物。今年是《美文》杂志办刊的第十三年，十三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好的数字，在我看来却吉祥，《美文》的一个编辑部就在一个楼的十三层，今年里诸事皆顺，而且杂志的发行又有了大的进步。《美文》从创刊的第五个年头起，开始出版精华的选本，最近几年选本出得更多些，读者的热心反响让我们心慰。到今年，有出版家更厚看《美文》，且是出版成套的丛书，丛书名字叫《当代阅读经典》，这话言重了，《美文》是不敢妄称经典的，但换一个角度讲，名字不仅仅是符号，还是一种愿望的传达，小门小户的人家给孩子取名字多是呼龙唤凤的，我们敢担下这样的书名，也是我们有崇向经典的心。

这一套书主要是从《美文》创刊十三年以来发表过的作品中编选的，为减少和其他的选本重复，在出版方的建议下，也收录了之外的一些文章，谨在此向读者说明。

贾平凹

2004.10.26

目录

MU LU

序 / 贾平凹

名家欣赏

贾平凹近作欣赏

语画 / 贾平凹 1

散文之悟——以贾平凹为例 / 谢有顺 19

李敖近作欣赏

我的原住民意见 / 李敖 25

散文之力——以李敖为例 / 谢有顺 35

李国文近作欣赏

话说张居正 / 李国文 41

桐花季节 / 李国文 53

散文之散——以李国文为例 / 谢有顺 60

铁凝近作欣赏

遥远的完美 / 铁凝 68

散文之情——以铁凝为例 / 谢有顺 81

余华近作欣赏

灵魂饭 / 余华 90

我的第一份工作 / 余华 101

散文之体——以余华为例 / 谢有顺 106

阿来近作欣赏

能量的故事 / 阿来 115

直面死亡 / 阿来 122

散文之重——以阿来为例 / 谢有顺 128

朱增泉近作欣赏

朱可夫雕像 / 朱增泉 135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散文之闲——以朱增泉为例 / 谢有顺 150

周涛近作欣赏

狗狗备忘录 / 周涛 158

贪官九像 / 周涛 168

散文之大——以周涛为例 / 谢有顺 172

梁衡近作欣赏

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/ 梁衡 177

散文之工——以梁衡为例 / 谢有顺 185

卞毓方近作欣赏

少女的美名像风(三篇) / 卞毓方 193

散文之识——以卞毓方为例 / 谢有顺 203

刘长春散文欣赏

纸墨——精神漂泊者的天地 / 刘长春 208

散文之意——以刘长春为例 / 谢有顺 219

名家说人

新闻部长萨哈夫 / 朱增泉 229

张良：绵软的剃刀 / 鲍鹏山 240

陈瑞献现象 / 季羡林 247

刘焕章这个人 / 黄永玉 251

财富——写给路遥 / 李天芳 257

三题任世德 / 陈忠实 264

名家抒情

额嬷 / 冯秋子 270

花事 / 席慕蓉 278
越剧里的爱情 / 钱红丽 287
日常生活中的逻辑（三篇） / 鲍鹏山 292
我们是女生 / 龙莱 298
三十三年 / 阿溶 307
我的婚姻 / 李宗奇 316

名家读书
经过长夜痛哭的人 / 欧银钏 325
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 / 唐德刚 328
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悼亡” / 韩羽 335
书和回忆 / 黄永玉 338
关于诗歌的严肃思考 / 叶延滨 342

名家论道
字比巴斗大 / 周汝昌 350
车过一工区 / 樟叶 357
谁来教育“教育” / 姜琍敏 363
任何事情开始都是梦 / 周涛 373
有话对你说 / 韩小蕙 379
石头上的永恒 / 朱以撒 386

语 画

贾平凹

一条线的故事

画完《一条线的故事》，我醒得了这么一个道理：大凡艺术作品，比如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文学作品，当然也有画，其中都有秘结的。秘结包括了回忆，思念，向往，或者愤恨和哀怨，我们读李商隐的诗，读到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之所以觉得好，是因它勾起了我们自己的情事，但是，李商隐这首诗决不是为我们写的，古人也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作家为写作而写作，他一定是给具体的人写的，一定有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发生着，遗憾的是李商隐和那个具体的人死在了唐朝，我们无可再知。

《一条线的故事》挂在了展览厅，看的人很多，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。有的说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而没有如愿。有的说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了最复杂的事的经历。有的说是不是画家赌博过？

“故事肯定是有的，”我笑了，“可你们说的都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
“为什么要知道呢，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”

避 暑 图

这是一个夏季，是太热了，天上没有一疙瘩云，阳光就像一把一把的针往地上扎。树呢，树呢？远远已经没有树了，屋外只有一棵竹，独竹。

我见到的汉子就坐在竹下避暑。他热得剃了头发，脱了褂子和鞋，恨不得把皮也剥了去。面前的土场上堆满了白棉花，那不是白棉花，是一团一团的光气越涌越大，光气中的狗都腿软了，伸长着舌头喘不过气来，墙头上的一片瓦在惊，嘎嘎地爆裂，有碎末落下去，墙下的浮土立即冒起三股白烟。

汉子一直在想，想不通的是家谱上的一句记载："八百年前，这里是原始森林，祖先避乱于此。"这是真的吗？八百年来，少一棵树就多一个人吗？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污染吗？乱可以避而暑却没处可避啊！

向鱼问水

成语里有"与虎谋皮"，我画的是"向鱼问水"。画挂在墙上，来人总问这是什么意思，我对不同的人或答：

有鱼的地方必然有水，海在哪儿，河在哪儿，塘在哪儿，泉在哪儿，人问鱼，鱼都知道。

或答：

人渴得要命，向鱼要水，鱼在陆地上都要渴死了，哪儿还有水？

或答：

人与鱼吵架哩。

其实，画就是画，看着能悦目就是了，我们欣赏鸟声还管鸟叫的是什么内容吗？

海 游 图

因为身体不好，我不大出远门去旅游，但心是耐不住的，常常就幻想去了某个地方。自读了《离骚》，差不多的夜晚都往星空上张望，企图能看到那风车云辇。每临一条什么河，就希望那里是洛水，有甄氏在

到了今夏，突然想着去海上，但真正的大海我是从未去过的，于是便坐在藤椅上，为自己的一次海游精心设计。

波浪上飘渺。到了今夏，突然想着去海上，但真正的大海我是从未去过的，于是便坐在藤椅上，为自己的一次海游精心设计。

我是这样设计的：海游一定只一个人游，人多了心总不齐，出门在外闹别扭了会败游兴的。不坐船，坐一辆车，车是用这把藤椅改造的，它不需要豪华，但要舒服，我可以在上边坐着侧着或躺着，能随便打嗝儿，抠脚丫子，左右扭了脖子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懒得看了便闭上眼睛。拉车的当然是鱼，鱼要男鱼，得有力气，不要求太英俊，鱼和中国的男人一样，一旦英俊就女性化了，那是不中用的。我就坐着这辆鱼拉的车从东海到太平洋，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把它的，印度洋只转一圈就到北冰洋。

我这么设计着简直是做了一回庄子，又在纸上画出了海上的“逍遥游”。妻说你这是做黄粱梦呀?！我说，黄粱梦好么，古人做梦是梦，我却落了一张画啊。

鹿 树

我的书屋很小，且一年四季从不打开门窗，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，什么时候都亮着灯。屋小而严是能聚气的，空间越狭窄想象越丰富，尤其在当屋中放的那个巨大的汉代陶罐里燃上一炷香，看着一缕直直如线的青烟，脑子里就再不安分了。比如，屋外正下着雨，想雨点与雨点之间有多少距离呢？如果身手敏捷能不能现在到大街上去不被淋湿呢？又比如，门总被来访者敲响，来一个人会不会将其图像就印在了门上呢？那么，门是不是一层一层人的图像叠厚了呢？再比如，昨晚是做了一个梦的，梦见屋后有一片树林子，又好像知道这屋子是盖在古时的狩猎场上，那一定有鹿，鹿长着分叉的角，一群鹿拥在一起会不会是一片树林子呢？那这片树林子一定是鹿群了，鹿，福禄寿的禄……

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，觉得有意思，就用文字记那么一段，可有些

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，那就画吧。

《鹿树》就是这么画出来的。

父亲的故事

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，我时常会在梦中见到他，但梦醒起来让我数天难以安宁的是梦中的父亲总是苦愁着脸。父亲原本是乐观的人，好客，喜爱秦腔。他的一位曾同校教书的朋友给我说过，父亲习惯在夜里备完课后，和一拳头般大的面团，擀一撮面条，在小煤油炉上煮，一边煮一边唱秦腔，筷子就在锅沿上敲节奏。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运动，将父亲的命运和性格完全改变了，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，也曾企图自杀过，虽然他为了妻儿老小仍活了下来，后来又得到了平反，但从此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，喝劣质酒，常常就醉了。父亲最后是患上癌症去世的，他的病与心情关系极大，当我从数百里外奔丧回去，看见了已经停在灵床上的他那愁眉苦脸的模样，我的泪如雨一样落在地上，以至地上湿了一片。我向妹妹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景，妹妹说她先是看见父亲突然脸上无声地笑了一下，还以为父亲要说什么，近去看时人已经没气息了。妹妹的这一句话，安慰了我许多，心想父亲终究是摆脱愁苦了吧。在过后的百天里，我梦到过几次父亲，他都是不说话，似乎从我面前匆匆走过，脸上却还是愁苦着。我将梦境的事对母亲提说，母亲说，过了百天就不会做这样的梦了，如果你梦见你父亲穿的不是旧时的衣裳，脸上也不苦愁，那亡灵就转世了。但是，十二年了，父亲在梦中的形象仍是苦愁，这怎能让我安宁而不害怕呢？

昨天，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个晚上，我又梦见了我的父亲，早晨起来在床上闷了半天，窗外的马路上正有一队欢庆新世纪的队伍走过，我趴在窗口看着，想：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吗，我的父亲，包括千千万万的人以他们的苦难完成了这个世纪的历史吗？欢庆的人群不知喊些什么唱些什么，形成轰轰嗡嗡的市声，这里边又有多少鬼魂的呼号?！就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在这个下午，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召集了一伙人去他的画室品茶吃酒，说是要守这个交接之夜，但是，酒过三巡，却都研墨铺纸叫着画画，画画是我们发泄欢乐和烦恼的主要方式。我原本想画画我的父亲，画父亲昨天晚上在梦中的模样，画到一半便停笔了，我不愿意画出父亲苦愁的脸，突然涌动了画一画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奇怪的是从没有学过素描，却极快地完成了这幅画。

画完了，我把画笔扔了。

“好！”朋友们称赞着我的构图和笔法。

我却说了一句：“父亲应该上了天堂，或许就重新转世了吧，但愿他在梦中让我看到的不再是苦愁的脸。”

大家都对着我笑了，原来苦愁着的一直是我。

梅 园

文学上经常有这样的事，有人写成了一本书，喜欢在扉页上标明以此书献给某某人。如此的作品仅仅是一种礼品，而礼品往往并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。但是，我们读李商隐的那些爱情诗，我们都说好，甚至永远记住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之类的句子，我们却永远不知道李商隐是写给谁的。李商隐绝对有写作的对象的。真正的艺术作品，文学的、绘画的、音乐的，它都有着写作者的秘结，只是秘结无人知晓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懂得李商隐，甚至不懂得除“我”之外的任何人。

八年前我进入了一座园子，园子里梅花灿烂。

那是大学里的一座梅园，我在一块石头上一直坐到了天黑。返回时，有萤虫在前边带路，它自带着光，我听见了有学生在栅栏外吟哦郁达夫的诗：

曾因酒醉鞭名马，

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
友谊

画面上站的是我，坐着的是邢庆仁。

邢庆仁是一位画家。

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，展名叫《长安男人》，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。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，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，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，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，我俩就是证据。

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，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。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，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，友谊日渐坚刚。我想了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，忠厚老实，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。再是，我也总结了，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，而不是别的目的，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，体谅朋友，帮助朋友，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。中国十二亿人，我也活了近五十年，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，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，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。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，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，那些最能借势的人，我是应付不了，吃些亏后，就萧然自远了。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，所以，我画下了这幅画。

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，一幅庆仁索要了去，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，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，说他读了一本书，书上有这样一句话：穷人容易残忍，富人常常温柔。

“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，”他说，“你想想，事业上，精神上，何尝不是这样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，就笑了。

黎明喊我起床

我在西北大学居住的时候，窗外是三棵槐，两边的稍小，中间的那棵高大，竟将一枝直伸得挨住了窗台。起先我还谋算着怎样把这一树枝砍断了去，担心着有小偷从那里过来，后来树枝上筑了一个鸟巢，才打消了念头。

我将我的书房叫：三槐堂。

我在三槐堂里写我的小说，一直要写到深夜，第二天便起得晚。鸟巢里住着一对鸟夫妻，与我相安无事。到了秋天，鸟巢里有了三颗蛋，夫妻俩不知道为什么在吵，吵得厉害就打了起来，竟将两颗蛋撞翻跌碎到地上，鸟夫也从此飞去了没再回来。鸟妻后来把幼鸟孵出，每天从外面叼了小虫子来喂。我的孩子最兴奋它们喂食的样子，老鸟在拍打着翅膀，小鸟将嘴张着，两条腿努力地往起站。待到小鸟能扇着翅膀学飞的时候，它只能飞到窗台，又赶忙飞回巢里，胆小得不敢飞下树去。但是，有一天老鸟又出去觅食了，到了傍晚还没回来，小鸟就饿得吱吱叫，我的孩子从浴缸里捞了些鱼虫放在窗台，招呼着小鸟来吃，它果然就飞过来吃了。第二天，老鸟还没有回来，我们便知道它一定是在外面出了事，或许是被人打死，或许吃了有农药的东西被毒死。我的孩子就哭了。她就一日三次在窗台上放鱼虫喂小鸟，喂过了五天，能飞高飞远了，就不再来窗台上。

这只鸟慢慢长大了，就一直住在那个巢里。它是一只勤快的鸟，每天醒来很早，就站在树枝上喳喳地叫。它一叫，我就起床了，孩子也就起床了。

我们称这只鸟是“钟表”，我们听得懂“钟表”每早在喊：“起床！起床！”

看好门户

我的老师曾给我说过两句话：群居守口，独坐防心。在人稠广众里我的话是少，这倒不至于耽怕言多有失，实在是口头表达差，常常是与人争吵，三句两句被噎住，过后了方想出当时应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便能将他镇住，悔恨不已。但是，我的心最难守住，尤其一个人在床上的时候，脑子里有一群惊乍的野马，想功名，想利禄，想一些奸佞人如何对我欺诈和诋毁，也想一些女人是怎样的妩媚。于是我就拿了书来看。我是不能在床上看书的，看不到一个小时便犯迷糊。犯迷糊去睡觉太耽误时间，后来寻着一个办法就是爬起来画画，画画是越画越来精神头儿，又可心系一处。

记得有一个晌午，天下着雨，隔窗望着一根一根的雨把天和地作合在了一起，心就七想八想扭成麻花了，先去厨房里找东西吃，吃罢了还不行，就提笔要画画。《看好门户》就是那天的作品。画的时候我醒悟了庙里的和尚为什么要敲木鱼，因为有节奏的木鱼声，它可以让心安静，专注诵经了。《看好门户》画的是一只狗，狗很大，几乎占据了四尺整张的纸，我想我的心门口应该卧着这样一个东西。画毕后的第三天，有朋友来，说："看门户的狗应该是狼狗，你画的狗像宠物狗，能守住门户吗？而且这只狗也心思重重，还不知在胡思乱想着什么呢！"我看了看，也觉得是，却说："即便画个狼狗，心乱如虎，那也无抵于事，花花世界里做正人君子已经是很难的呀！"

古城人家

这一幕我记得真切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我才进了西安城南门，一位极时尚的女子立即让我

心魂难守。我是一个外貌丑陋又衣着粗俗，但内心精神又颇现代的人，遂尾随她走。我自信我不是流氓，我尾随是要多看她几眼，并感念着她给予我的激动和喜悦。

我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过南大街，又走向一条小巷。我想起了唐人所作的那篇《任氏》，说是有个叫郑元的人自个骑驴在街上走，猛地碰见了任氏，一时惊艳，就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，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，欲要搭话，却又不敢。见任氏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，急道：哎，掉东西了！任氏捡了手帕，斜眼看他，郑元胆就大了，说，这么美的人儿，怎么步行呢？任氏并不羞怯，却笑了说：有驴的不让嘛！郑元忙翻下驴背，说：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！你若肯，你坐了，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！任氏说：是吗？郑元说：是啊！任氏也不扭摆，说：那我真要坐了！坐上去，郑元驴前驴后颠着跑。

我不是郑元，我也没有驴，我跟着那女子进了小巷了，女人却进了一家极破旧的四合院门，再没有出来。这女人是住在败落的古宅子里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有心也进去看看吧，那院门口蹲着石狮，龇牙裂嘴的，我就不敢了。

华山玉泉院

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，我曾三次去爬华山，每次走到玉泉院，因故没有上山，就回来了。第一次在玉泉院的时候，碰着一个道士，他坐在一间开窗的小房中写字画画，许多人都去求，他是给我写了四个字：“海风山骨”。从那以后，我给人提说华山，说华山是一块完整的白石头，险其天下，是真正的山，是父亲山。

到了去年，我终于爬上了华山，在山上看到一块石刻：“太华顶上玉井莲，花开十丈藕如船”，非常地喜悦。但那次坐的缆车到了北峰，后又由北峰坐缆车下山，没有经过玉泉院。

回家后，常常琢磨：一个玉泉，一个玉井，华山是不是就这两个出水的地方，如果是，水根怕是连接的，而水又是怎么连接的呢？

今早起来，突然想着要画画这两个地方。先画的是玉泉院，画着画着画了院前的那棵树，记得那日阴冷着，大树中天而立，威风高翔其上。

月亮地

二〇〇〇年在河西走廊。一日，穿过戈壁一直往南去寻找那个居住着哈萨克族人的村庄，月亮都已经出来了，才走到祁连山下。祁连山上没有树，也没有草，却十分的明洁，这使我大为惊异。“地灵有久处，山明可常游”，这是古人说的，我们就坐在那里歇息。同伴们都到一条小沟去掬水喝了，大呼小叫，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体会这身心的安妥，蓦一回头，不远处的坡畔站着一只兽。兽极安详，我招了招手，它没有动，我喊了一声，它还没有动。我认不得它是一种什么兽，揉了揉眼再看时，它转过身慢慢地走了，走了十多米远，迅疾而逝。同伴们听见我的叫声过来了问怎么回事，我说我看见一只兽了。他们问什么兽？我说是牛。他们说：不可能是牛，这儿哪会有牛呢，一定是狼，或者是黄羊。我说是牛，牛才是安详的。他们便一起说：恐怕什么兽也没有，是你幻觉了。他们这么说，我也觉得是不是幻觉了？望着一片月亮地发疑惑。

鹰

鹰仅仅是一个符号。

那是一个夜晚，我在大街的十字路口等人。人是陌生的，又是女性，但我们总是搞错方位，不断地通过电话联系。我们都是在这个不大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